

已金全集

# 巴金全集

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

# 巴金全集

(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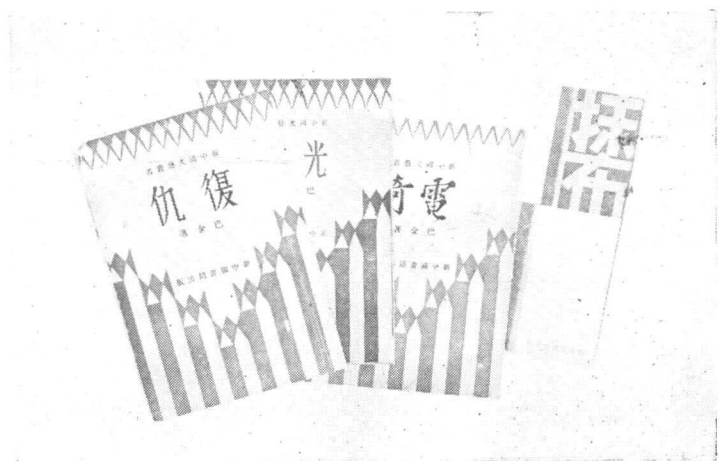
1989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691-4/I·692

定价 9.85 元



一九四一年与六叔仪之(右)合影



《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初版书影

## 目 录

### 复仇

序 .....	3
复仇 .....	5
不幸的人 .....	16
洛伯尔先生 .....	29
房东太太 .....	40
丁香花下 .....	52
墓园 .....	59
父与女 .....	65
狮子 .....	80
亡命 .....	90
老年 .....	98
哑了的三角琴 .....	105
爱的摧残 .....	117
亚丽安娜 .....	133
初恋 .....	144

## 光明

序 .....	161
苏堤 .....	163
爱底十字架 .....	174
奴隶底心 .....	186
好人 .....	203
狗 .....	212
光明 .....	222
生与死 .....	231
未寄的信 .....	240
我底眼泪 .....	258
我们 .....	274
最后的审判(代跋) .....	278

## 电椅

代序 .....	289
天鹅之歌 .....	297
电椅 .....	314
父与子 .....	334
罪与罚 .....	356
堕落的路 .....	383
马赛之夜 .....	406
爱 .....	421

## 抹布

序 .....	437
---------	-----

杨嫂 .....	438
母亲 .....	450
致树基(代跋) .....	465



# 复 仇

《复仇》，一九三一年八月由新中国书局初版，迄一九三四年二月，共印行四版（次）。

## 序

每夜每夜我的心痛着，在我的耳边响着一片哭声。似乎整个的黑暗世界都在我的周围哭了。

我的心，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颗心啊？

在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掉了一切地大笑，因为我戴了假面具。

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的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这许多眼泪就变成了这本集子里所收的几篇小说。

这几篇小说并非如某一些批评家所说，是“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这是人类的痛苦的呼吁。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因此我的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了。

虽然只是几篇短短的小说，但人类的悲哀却在这里面展开了。这里有被战争夺去了爱儿的法国老妇，有为恋爱所苦恼的意大利的贫乐师，有为自己的爱妻和同胞复仇的犹太青年，有无力升学的法国学生，有意大利的亡命者，有薄命的法

国女子，有波兰的女革命家，有监牢中的俄国囚徒。<sup>①</sup>他们同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是同样具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凡是曾经与他们同样感到，而且同样追求过这一切的人，当然明白这个意思。

自然这几篇小说的写成，并不能减轻我心中的痛苦。我以后还会哭，也许我的眼泪还会变成新的小说。

可是现在我又要戴上假面具，要忙碌，要奔波，要笑，要忘掉一切地大笑了，——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人间。

巴 金 1931年4月。

---

<sup>①</sup> 《哑了的三角琴》的故事还是我从五六十年前的一本英文书里借来的。

## 复 仇\*

---

这年夏天老友比约席邀请我到他底别墅去度夏。

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个客人。一个是医生勒沙洛斯，一个是新闻记者福拉孟；还有一位比叶·莫东，是一个中学教员，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汉。

比约席底别墅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一条河流把全村围抱在里面。岸边有一带桦树林，点缀着许多家房屋，有的是中世纪式的古建筑物，有的又是现代的样式。绿的、黄的、红的、灰的、各种颜色的屋顶在夏天的太阳下面放射出奇异的光彩；有时候它们映在水里的倒影也似乎有了奇妙的颜色。水永远不停地缓缓流着，不论是昼和夜。有几夜，我因为读书，睡得迟。那时候似乎全村的人都睡着了，我很清晰地听见了流水底喁喁私语。可是在平日，这种声音是听不见的。我想，在起风暴的时候，水上一定会奏出美妙的音乐。可惜我住在那里的两个月中间，并不曾有过暴风雨。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中学生》第八号。

这里的礼拜堂大概很古老了，这是从褪了色的墙壁和钟楼底形状上看出来的。我不曾去过教堂。不过礼拜日早晨开始做弥撒时的钟声，我无一次不听见。严肃的、悲哀的声音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又慢慢地落进水里，好像被碰碎了似的，分散在水面；这以后它不再是严肃、悲哀的钟声，而成了低声的、微细的乐曲。这乐曲刚刚要在我底耳边消去时，悲哀的钟声又追了上来，把它完全赶走了。但是这个声音自己又撞在水面，变成了同样微细的乐曲。这样的音乐我非常喜欢。

可是我底几个朋友底趣味却跟我底趣味并不完全相同。医生和新闻记者爱打猎，比约席喜欢划船，莫东先生似乎没有什么嗜好。但是他爱写诗。他底诗，我并不喜欢，就像我不喜欢他本人一样。他底身体庞大、肥胖，有一个屠户所特有的大肚皮。两只脚又是长短不齐，走起路来一颠一跛，虽然用一根手杖撑住，也不能使他底屁股不向上耸。我当时有一种偏见，这样的人决不会写出好诗。

在这里我们底日常生活除了读书、打猎、划船、游泳、游山、散步之外，还有一件不能不提的大事：闲谈。差不多每天傍晚，用过晚饭以后，我们都留在座位上，一面喝咖啡，一面谈论各种题目，来销磨这个夏天的夜晚。

傍晚时分空气很凉爽。我们底餐桌放在院子里，眼前是一片草地。晚风轻轻地吹起来。黄昏底香气包围着我们。白日的光线在黄昏中慢慢地飞去，让星子在黑暗中放出它们底光芒。在友谊的讨论中，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们底日子就这样幸福地过去了。

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怎样谈到幸福上面来。对于平时职务繁忙的我，这样的生活就是很幸福的了。我当然表示出我底这种意见。新闻记者同意我底看法。

可是莫东先生却发出了奇怪的议论，他引了英国诗人布郎宁底话，说人生的至上善就在于跟少女一吻。<sup>①</sup>诗人并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我们单看他说话时的那种梦幻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他这时候真正在梦想着少女底嘴唇。这使我们忍不住笑起来。

“人生底最大幸福就是看见正义胜利的时候，”比约席说，他是学法律的人，说这种话也不无理由。

后来轮到医生发表他底意见了。做医生的人总是以救人为幸福的，我这样想。

“复仇——”医生慢腾腾地说出这两个字。

“复仇？”我们都惊叫起来。

“是，我说最大的幸福是复仇，”他镇静地说。但是他又闭了口，好像静静地等候着我们底反驳。

我们都不发言，只是默默地带了疑问的眼光望着他。他似乎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解释他底意见。他底声音很镇定，但是里面仍旧有一点痛苦底味道，这说明他所说的话曾经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 二

复仇——不错，复仇是最大的幸福，我是这样相信的。

在两年以前，我到过意大利，在某小城的旅馆里我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我。过了一会儿房东跑来敲我底房门。我开了房门，看见她底惊惶的面孔。她惊急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告诉我下一层的房间里有一个房客自杀了。

我连忙提起皮包跟着她下去，到了那个房间。可是已经迟了。

地上躺着一个瘦弱的青年。他底胸膛露了出来，偏左一点有一大团血迹，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喉咙不住地响。我俯下去听了他底脉，知道已经无望了。死已经来了。我刚刚站起来，他忽然睁开了两只血红的眼睛，嘴里说了一句：“我是福尔恭席太因，”喉咙里再吼了几下，便死了。

这个人，我见过几面。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旅馆里，但是在楼梯上遇见时，连“日安”、“晚安”也不曾说过一声。他底相貌非常阴郁，好像从来不曾有过笑容。我虽然常常想招呼他，但终于对他生不出感情。一直到这个夜晚我才知道他是福尔恭席太因。

福尔恭席太因这个姓，你们总该记得罢。他是曾经轰动全巴黎的鲁登堡将军暗杀案底凶手。他杀了鲁登堡以后就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底踪迹。难道他真是在这里吗？那么他为什么自杀呢？

我从房东那里知道他是一个名叫约翰·伦斯塔特的德国

---

① 见英国诗人罗勃特·布朗宁(R. Browning, 1812—1889)老年写的一首诗《至上善》(Summum Bonum)。



人。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在一个铁厂里作工。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属。他并没有什么嗜好，房里弄得很整洁，房钱到期即付，从不拖欠，倒是一个很好的房客。

我听了房东底话，便不敢相信这个自杀的青年就是刺杀鲁登堡的凶手。我想他也许是另外的一个福尔恭席太因罢。但是这时候我无意中看见他底衣袋里露出了一个纸角，我便把它抽出来。原来是一束文件。我只瞥见“福尔恭席太因底自白”几个字，便把它塞在寝衣底袋子里，房东似乎不曾注意到。

警察也来了，我除了回答一些照例的问话以外便没有什么事情。警察们忙着处置尸体。我便回到自己底房间里来。

夜已深，四周非常静。圆月挂在蓝天里，它底清冷的光芒从开着的窗户射进来，但是在屋内的电灯光下消失了。蓝天的意大利整个地睡去了，我这个异邦人却怀着激动的心情读那个全欧洲的人所想知道而没法知道的秘密。

福尔恭席太因底遗书很长，而且我现在也记不完全了，我只把大意告诉你们。他底自白大约是这样的。在下面的叙述中我自己可能加了一些话，但是大意总不会错，我现在仍旧用他底口气讲出来：

“我现在要把我底生命结束了。我想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因为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把它毁掉。不过我害怕以后会有人怜悯我，说我没有勇气生活，才去走死路，所以在临死前我决定写下我底自白来。